

你知道有哪些昆明小年习俗



热闹过小年,喜迎中国年。本报记者 高吴双 摄

开屏热搜放大镜

微博昆明同城热搜榜

TOP5

(11日14时)

昆明拓东体育场新颜初绽

昆明蓝莓车厘子成堆卖

90后小夫妻反向过年
享受二人世界

在昆明捞渔河
邂逅一场春日童话

云南广南第一封春的信笺
藏在迎春花蕊里

其中,由@春城晚报主持的话题“昆明拓东体育场新颜初绽”“在昆明捞渔河邂逅一场春日童话”“云南广南第一封春的信笺藏在迎春花蕊里”,获得网友热切关注。

鬼斧神工 宾川土林

小年被视作春节的正式序幕,承载着辞旧迎新、祈福纳祥的深厚民俗内涵。2月11日,恰逢南方小年,记者在昆明街头随机采访市民时发现,很多人不清楚本地传统小年习俗,一些老年人则对旧时民俗留有模糊记忆,多数年轻人跳过或是以简单聚餐的方式,轻装度过这个节日。

“昆明的小年习俗在史料中有明确的传统记载,但近10年来,小年才在昆明重新被大众广泛提及,民俗形态早已发生显著改变。”昆明历史文化讲述者岳立介绍,据清道光年间《昆明县志》明确记录,老昆明的小年定在腊月二十三,核心民俗仅有两项:送灶神与打尘。旧时昆明人家的灶台旁都会张贴灶王爷画像,小年当天将旧画像揭下焚烧,寓意恭送灶神上天向天庭述职;百姓会用米花坨、米花糖等甜食作为供品,祈愿灶王爷“嘴甜”,在天庭为自家多言好事、保佑平安,待到除夕夜再张贴新像,迎接灶神归家。而打尘,便是家家户户进行彻底的大扫除,清理屋内角落的蛛网

尘垢、全面清洗衣物被褥——民间说法是抹去凶兽留下的印记,实则是趁着农闲整理家居,以洁净清爽的面貌迎接新年到来。

“据我了解,现在大家都是借着过小年的由头,和家人朋友聚个餐,我自己也从未按照传统方式过过小年。”岳立坦言。记者随机走访中发现,很多人不清楚本地传统小年习俗。年近九旬的老昆明人彭奶奶回忆道:“我记得小时候过小年,那时条件不好,大人就在灶台上简简单单摆个水果,意思一下,现在年纪大了,家里也没人再张罗这些事了。”

在昆明居住了8年的山东籍奶奶,更是对比出南北民俗与时代变迁的差异:“我年轻的时候在老家,小年这天一定要除尘、送灶神,一大家子人忙前忙后,年味特别浓。来到昆明以后,发现这边很少有人正经过这个节,慢慢也就不弄了。”

不少年轻市民被问及及时略显惊讶,对小年这个节日十分陌生。“我也是这几年才听说有小年这个节日,你不问我,我都

没意识到。”一位年轻市民笑着走过,“就算要过,我大概率也是约朋友出来吃顿饭,一起热闹下就算过节了。”

还有几位受访者表示,如今生活节奏加快,大家更倾向用简单轻松的方式迎接小年。“平时工作太忙,小年也就是趁着春节前的空档和朋友聚一聚,算是过年的一个预热,不需要太强的仪式感,开心轻松就好。”

“习俗的流变背后,是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。”岳立分析道。如今生活水平大幅提升,日常饮食早已堪比昔日的年夜饭,除夕的意义更侧重于家庭团聚,外出吃年夜饭也成为主流趋势;加之节前不少人计划返乡团圆,小年便自然而然成为好友小聚的节点。仪式简化、社交强化,成为当下昆明小年最鲜明的新特征。

如今的昆明小年,以更轻盈、更贴合现代生活方式,延续着属于春城的温暖年味,让辞旧迎新的美好期许,始终在城市烟火中代代相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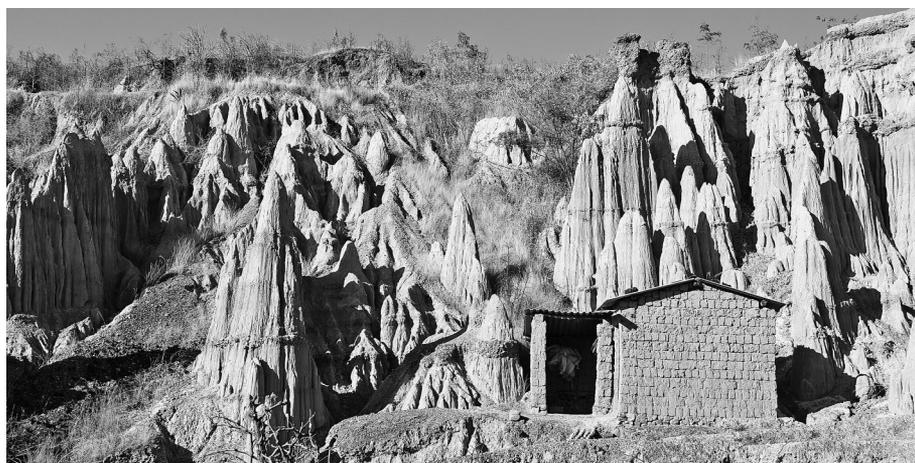
统筹 何晓宇 本报记者 邓莎莎

在大理州宾川县州城镇周官村后深箐中,藏着一处鲜为人知的秘境——宾川土林,是新春佳节避堵寻幽、亲近自然的绝佳去处。

宾川土林坐落于州城镇周官后所附近,始于祥宁公路省道旁的枣香园,延伸至老东山下,沿两条山箐两侧绵延800多米,被宾南高速公路一分为二,景致集中、秀丽独特。春节期间,暖意初显,山间清风和煦,正是探访这片自然奇观的好时节,无需远行,便能邂逅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循着指引,从州城周官枣香园后往东山方向行驶,穿过宾南高速,便能抵达土林上段入口。沿山箐前行,原本零散的小土堆渐渐变得密集奇特,形态万千的土林缓缓揭开面纱。有的形似骆驼、牛羊,悠然伫立;有的宛若小象、老者,栩栩如生;还有的如利剑直指苍穹,似少女身着长裙,每一处都透着原始纯粹之美。

穿行于土林之间,天蓝土黄相映,七彩泥土交织成画,山箐间偶有野花点缀,冬日果园的绿意与金黄土柱相映成趣,氛围感十足。站在山脊俯瞰,连片土林宛若



藏于深箐的土林奇观

倒插的手指,气势恢宏;深入深箐,近百座土林错落有致,“母子相依”“飞船待发”等形态逼真,仿佛闯入奇幻童话世界,其秀美壮观,丝毫不逊于知名土林。

这里没有喧嚣人潮,只有自然静谧与山野之趣,春节携家人挚友前来,漫步土林、拍照赏景,既能远离城市喧嚣,又能感受自然造物的神奇。探访路线便捷,按村

民指引即可顺利抵达,无需复杂规划。

这个春节,不必奔赴远方,来宾川土林赴一场自然之约。这片藏于深箐的惊喜,无名却惊艳,无抗却治愈,用最原始的美,承包你春节的惬意时光,诚邀你前来探寻,不负假日好风光。

本报记者 王利钧
通讯员 杨宏毅 摄影报道